

◀ (上接 11 版)

以未能切中肯綮，还因为他争的是宋一代有无诗的问题，“宋”只是“代”，但宗唐派论的是“宋诗”是否为诗的问题，“宋”宜以“调”为义。作为“调”的“宋”是不周延的，然而宗唐派却用来涵盖整个“代”，比如何景明说“宋人诗不必观”，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不选宋诗，这就充分体现了“宋无诗”说的武断性。所以杨慎力斥其说，也并非无的放矢，但他终究不能阻绝它的“意识形态化”，即成为垄断诗坛的一种非反思性的流行观念。后来公安派就直接对准“宋无诗”说的“意识形态化”现象进行抨击：

前有诗客谒弟，偶见案上所抄欧公诗，骇愕久之，自悔从前未曾识字。弟笑谓真不识字，非漫语也。(袁宏道《答陶石簪》)

时贤未曾读书，读亦不识，乃大言“宋无诗”，何异梦语。(陶望龄《又与袁六休书》)

盖近代修词之家，有创为不宜读宋元人书者。夫读书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间，才人慧士各有独至，取其菁华皆可发人神智，而概从一笔抹

杀，不亦冤甚已哉。(袁中道《宋元诗序》)

这正是方孝孺曾经嘲讽过的“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自李何力倡“宋无诗”之说，不读大历以下之诗已是最“无可议者”(孙鑛《居业次编》卷三)。由于“宋无诗”说的“意识形态化”，袁宏道不得已而“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乃如是说：“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张幼于》)当然，这主要是要表明自己颠覆诗坛“意识形态”的决心。

在《丘长儒》中，袁宏道对“宋无诗”说进行了理性批评：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



袁宏道像



钱谦益像

《三百篇》耶？

这里对宗唐派诗学的正反题进行了逻辑推理，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反题方面，宗唐派既“以不唐病宋”而有“宋无诗”之说，则不妨“以不《选》病唐”而承认“唐无诗”，一直“病”下去，岂非“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由此推理，袁宏道否定了唐诗本位意识。正题方面，宗唐派既承认“唐自有诗”，说明唐“不必选体”，那么宋也不必为唐，总之是各代皆“各自有诗”，彼此不

相袭。由此推理，袁宏道肯定了宋诗的独立价值。杨慎既没有摆脱唐诗本位意识，又没有确立宋诗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不能真正挑战“宋无诗”说。袁宏道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又能趁七子式微之势，挟泰州方盛之风，以“性灵”鼓动天下，所以对“宋无诗”说能有摧陷廓清之功，一扫“王李之云雾”(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这是杨慎远不能及的。

袁宏道反“宋无诗”说，始

终围绕其基本的诗学主张。他标举“性灵”，故无意于唐宋之辨。《冯琢庵师》称欧苏与李杜“雁行”，《答梅客生开府》谓欧苏与高岑“分昭穆”，这是不在唐宋之间分尊卑。《雪涛阁集序》说：“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这是反对宗唐派把“唐”“宋”对立起来而去此取彼。唐宋之辨是“宋无诗”说的理论基石，被袁宏道超越了。他反对复古，所以积极看待宋人的新变，以变为进，完全摈弃了“宋无诗”说所依恃的以变为退的历史观。后来钱谦益曾说：“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一)此以天地之道看待诗道，则宋变于唐而不能无诗，明复于唐却不能有诗。这正是继承了袁宏道的新变观，所以钱谦益能祖宋祧唐，开拓清初新诗风。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作者提交给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修改)

梯若尔新书：为公共利益的经济学

编译/高曜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获得201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后，知名度大增。同时，他也感受到一些有趣的变化，比如，走在路上时，陌生人会突然拦住他，让他对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评论，不管这些问题离他本人的研究领域究竟有多远。诺贝尔奖的光环使他从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众熟知的经济学家，也促使他进一步反思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学科究竟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思考的结果便是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为公共利益的经济学》(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Steven Rendall译)。这本书就像一则充满激情的宣言，告诉世界经济学的积极力量，绝非是个“黯淡的学科”。

梯若尔被视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目前就职于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院，也是麻省理工学



院的客座教授。一般而言，经济学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投给学术期刊的专业论文上，而不是参与公共经济问题的讨论。梯若尔的观点是：我们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参与到当前这个面临诸多挑战的社会中，以帮助大众确定最重要的目标和相应的方法来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

为了具体说明经济学如何助公共利益一臂之力，梯若尔在书中分享了他对于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前景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全球变暖、失业、2008年金



融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秩序、欧元危机、数字革命、创新、自由市场和监管之间的适当平衡等。通过详细叙述经济学如何惠及普罗大众，《为公共利益的经济学》这本书其实是为经济学规划了一个更贴近大众的新征程。

相关链接：
一则关于此书的简短采访

问：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了这本《为公共利益的经济学》？

答：我想通过这本书来展示

经济学是如何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我经常被要求向大众解释经济学研究的性质以及经济学对我们的福祉有什么贡献。这本书适合任何对经济学有好奇心的读者，有少量经济学知识或没有任何基础的读者应该都不会碰到阅读门槛。简而言之，我在书中主要解释了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如何对政策执行予以指导。

问：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介绍经济学知识，您如何理解这样做的好处？

答：现实生活中，反复指责政府制定出有缺陷的政策，这对我们没什么长远好处。和所有人一样，政客总是对他们所面临的可预期激励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激励就是当选的希望。因此，他们很少会冲着舆论走向逆向行驶。也因此，我们后来处于什么样的政策中，其实都是我们应得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解释的，其实

我们对很多经济现象的理解都被各种认知偏见所迷惑，我们常常只相信我们想相信的，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很多人的理解囿于路径依赖。经济学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拨云见日的功能，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它有自身的缺陷。

问：你在书中谈论了“公共利益”。何为“公共利益”？

答：谈到公共利益，这其实是经济学的野心：希望各项政策能够协调机构利益与私人利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市场和宏观调控——是互补的，为了合理运行，市场经济需要有效的政府调控来时时纠偏。有时候，政策制定欠缺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有些国家任凭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系统衰退、公共债务无着落等，全球范围内也缺乏应对气候变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这本书特别关注当前一些政策走向的失误，以及如何对此进行调整以符合公共利益。